# 再续华大与喜洲70年前的那份情缘

11月11日，大理二中(前身为私立五台中学)迎来了70周年校庆。同时，大理二中列为华中师大附中揭幕挂牌。学校邀请了7位70年前在喜洲华中大学和私立五台中学就读过的尚健在老校友。他们之中当年的华中大学的学生已是耄耋之年，即便是五台中学的学生也已是古稀之年。记者全程跟随他们一天，通过他们的追忆，70年前华中大学与喜洲结下的情缘清晰展现在我们眼前。通过双方努力，今天华大与大理喜洲70年前结下的情缘继续在演绎……

张泽湘 男 88岁。1941年考入华中大学化学系。现为华中大学化学系退休教授。

尹尧举 男 87岁，喜洲人。1942年考入华中大学化学系，现为中南民族大学化学系退休教授。

王长烈 男 82岁。1945年考入华中大学物理系，长期在军队院校任教。现为昆明军队干休所离休干部。

沈骏 女 80岁，1945年作为教师子女在五台中学就读，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退休教授。

黄绍溥 男 74岁，华中大学黄溥教授之子，曾在五台中学就读，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系退休高级工程师。

包佶、包俶姐妹，华中大学中文系主任包鹭宾教授之女。

## 喜洲——连梦里都挥之不去的牵挂

### ——华中大学、五台中学老校友重访喜洲记

车到喜洲大慈寺前，一下车，88岁的张泽湘老人不顾自己腿脚行动不便，拄着拐杖快步走到一座前面长满荒草的门楼前，门上写着“魁星门”。他仔细地端详了一会，然后说，这就是我们当年华中大学的校门，另一面应该有“文明”两个大字。大家走到荒草地中抬头看果然一块已很古旧的木匾上面有斗大的楷书“文明”两字。

#### 又回梦里都牵挂的故地

今年88岁的张泽湘1941年随华中大学从湖南辗转经桂林、越南、到昆明后又长途跋涉到大理喜洲。在喜洲他完成了大学学业。1945年毕业后他留校任化学系助教，直至学校1946年回迁武汉，他才离开喜洲。在喜洲近6年生活已深深烙在记忆中。“我经常在梦里梦见喜洲。昨天还没到喜洲之前，在喜洲的生活就像放电影一样清晰地在我脑海中。”

虽然近90岁的高龄，但张泽湘老人思维敏捷，记性十分清晰。站在当年的学校大门，他依然清楚地记得自己走进大慈寺的情景：经过一条长长的宽巷道后，看到了大门，大门口停有一辆小汽车。当时能在喜洲这样偏远的农村看到小汽车他觉得很稀奇。那辆小汽车是用来发电的。走进大慈寺后，他开始了自己在喜洲的生活。

“这里是化学系的教室、这里是物理系。”张泽湘站在一排现已成为一所幼儿园教室的房子前，拾着拐杖指着。在一座三层高的庙殿前，张泽湘激动地说，当年化学系的实验室就是在这儿。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晚上独自一个人在这庙旁的一个木板房里负责看守化学实验器材。冬天“呼呼”响的狂风吹得庙殿的的飞檐下悬挂的风铃“叮叮嗒嗒”直响，想起平时看到庙里看到红红绿绿怒目圆睁的菩萨，一个人越想越害怕，吓得用被子蒙头睡觉。

“回迁武汉时，学校将一些不能带的各种实验仪器和用品赠给五台中学。我当时带了几个学生把一些化学玻璃仪器和药品送到五台中学。今天早上校庆庆典结束后，我还专门到学校的化学实验室摸了一下那些至今还保存着的仪器。”老人说着，流下激动的眼泪。

#### 从敲钟人到“王军长”

“王军长，这里就是你当年敲钟摔倒处！应该立块碑纪念！”在当年作为学校临时礼堂的大慈寺主殿前，7位老人提议合影。照完合影。张泽湘老人对被几位老校友戏称为“王军长”的王长烈开玩笑说。

今年82岁的王长烈是1945年考入华中大学。由当时任助教的张泽湘从昆明将他和其他新生一道带到了喜洲。在喜洲度过近两年难忘的时光后，随校回迁，毕业后参加了解放军，后来长期在军事院校任教，军衔至少将。所以被大家称为“王军长”。

和张泽湘一样他对学校门口的那辆小汽车也印象很深。初到喜洲，看到学校在这样偏僻的地方，他对报考这所学校感到有些后悔。但晚上看到在这里同学上晚自习居然有电灯，而且是用汽车发电，而且汽车发动的能源竟是用木炭。让他觉得学校了不起。更让他感到了不起的是这里的教授在当时就让他知道原子弹、核弹是怎么回事的。让还他感到惊奇的还有：当时他刚18岁，但上课时，老师竟称“Mr王”，师生平等融洽让他印象深刻。

当然，在那样的环境下形成学生对教师也相当尊敬。重回故地，每到一处，张泽湘老人都会仔细地向大家介绍，这是原先的什么教室，这儿原先有什么。王长烈有时忍不住要补充几句，张老会用拐杖指着他 “先让我讲，你先去一边呆着去。”82岁的王长烈就像小学生一样乖乖地走到旁边的一棵菩提树旁。在树下的花台边坐着的黄绍溥。他俩谈起当年的课程。谈着谈着两人对一道方程是用物理方法解还是数学方法解争论起来，并拿起一个小树枝在地上列起式子。让人不由想起当年这棵菩提树下学生学习讨论情景。

当年，王长烈勤工俭学担当了学校上下课的打铃人。当时，无论是在教室上课或是没有课在校园，王长烈都随身携带两样东西：一个马蹄形小闹钟和敲钟棒。当时学校的规矩是：敲钟上课、敲钟下课。即便到下课时间，王长烈的钟未响老师是不能擅自下课的。有时上课遇到讲得精彩的教授，王长烈会因为听得入神而忘了去敲钟，而教授也竟会继续讲下去。同学们于是就开玩笑说他是对教授有意见就故意不敲钟。

当有几位老校友又拿这事开玩笑，张泽湘袒护地说，没有的事。其实“王军长”当年敲钟是蛮尽职的。有一回他在楼上看书看得忘了时间，过了半天有同学去提醒他。他急急忙忙三步并一步地从木楼梯上跳下来，结果从台坎往院子跳时滑倒了，头上摔了一道口子。他还是不忘先将钟敲响。

#### 女生宿舍就在我家

王长烈在院中看了一下指左边的一排房子的说，当年钟就挂在那边。并向大家讲述钟形状。而一直默默地在随大家察看的尹尧举老人对王长烈说，钟应该是挂在右边这排房子的这个角落，当年是这样悬挂的。王长烈仔细地回忆了一下后认可了尹尧举老人的纠正。

对尹尧举老人来说，喜洲不仅是他母校所在地，这也是他的老家。他对这里的每一个建筑比别人都更加熟悉和有感情。

“当年华中大学的女生宿舍就是在我家的前院。我们在后院生活。”他告诉记者。

尹尧举的高中是在昆明就读，因华中大学在喜洲办学，1942年高中毕业他报考了华中大学，又回到喜洲。他说，当时学校有许多大理籍的学生，仅他班上就有5个喜洲的同学。1946年学校回迁武汉，尚未毕业的尹尧举随校从此离开了喜洲，离开了家乡。

#### 石栏杆前珍贵的合影

参观过大慈寺的校址后，老人们又去寻找当年住过的宿舍。参观当年的苍逸图书馆。在图书馆前那块纪念碑前的汉白玉栏杆前，沈骏特意叫人帮她照一张相片。当年，就坐在这个栏杆上，她和一位姓白的华中大学大二的女生一起合了一张影。她一直珍存着这张与喜洲有关的照片。

1945年，沈骏的父亲因为想回武汉，就从云南大学转而应聘到位于喜洲的华中大学。作为教师子女她在五台中学就读。由于生性活泼，当时14、15岁的小姑娘沈骏很喜欢和华中大学的大学生在一起。她还大胆地参加了华大英语系组织排练的郭沫若的戏剧《棠棣之花》。并获得大家的夸奖。几十年过去，沈骏对华大在喜洲艰苦的条件下却有丰富的文艺活动记忆犹新。沈骏深情地说，我的第一篇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就是回到武汉后写关于大理喜洲的，我虽然在喜洲呆的时间不长，但喜洲已成为生命中重要的回忆。

#### 记忆深刻的大青树

几位老人不顾上午参加庆典活动的劳累。在喜洲每到一处当年学校学习生活的旧址，都认真的看着，细细地述说当年的往事。不知不觉，暮色下降。包佶、包俶姊妹有些焦急地催促大家。她们想要到喜洲出村的两棵大青树下看看。她们清楚地记得，当年父亲包鹭宾教授在喜洲积劳成疾去逝后，就是经过这两棵大青树出殡的，并且是按喜洲的风俗绕大青树三圈。姊妹俩这次回来专程要去那留个影。在大青树下，包氏姊妹照完合影，抑制不住的激动。

在暮色四合中，一行老人在大青树下合影后结束了一天的旧地重寻的日程。

## 对喜洲的深深眷恋和拳拳之心

下午在大理二中的一间教室内，举行了一个小范围的华中大学西迁办学70周年座谈会。7位在喜洲华中大学或五台中学就读过的校友和华中大学的领导、喜洲镇领导、大理市教育局领导及大理二中的领导参加了座谈会。

老人们虽然参加了上午的庆典活动，但依然精神矍铄。老人们满怀深情地回忆当年历尽艰辛辗转到大理喜洲的往事，感激地谈起喜洲人民对华中大学的深厚情谊；同时他们也怀着对大理的拳拳之心，对大理的教育、文化、旅游、环保等方面提出建议。

张泽湘：几十年来，喜洲经常在我梦里出现。当听说大理二中校庆要邀请华中大学校友，我虽然腿脚不好，但我主动找到华中师大领导要求来，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我来大理看看。昨天一看到苍山，熟悉的感觉涌现。

今天，在大理我们看到大理人民对华中师大与大理二中的合作表示了许多感谢。但我觉得最应该说感谢的是华中人。当年华中大学西迁从武汉到湖南停留后又迁往桂林、经越南到昆明，一路走来说西迁其实是在逃难呀。我们当时其实是一种难民身份。是纯朴而开明的喜洲人民容纳了我们。(说到这里老人老泪纵横)今天华中师大对大理教育的支持是一种报恩。

他说大理的发展很大、变化很大。喜洲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要在发展中保持喜洲的古貌。喜洲要发展旅游要做好风貌保护。越古老才越对外有吸引力。

尹尧举：作为一名喜洲走出去的华中人谈起过去，他十分激动。他说作为一名华大人十分感谢大理人民在华中大学颠沛流离的时候收留了学校；作为一名喜洲人，感谢华中大学在喜洲传播了现代先进科技文化。华中大学当时作为一所学贯中西的大学让喜洲人接触到许多西方文明，开阔了眼界。当时原子弹是最先进的科技，因华中大学让喜洲人当时就知道原子弹，喜洲学子明白原子弹是怎样造成的。许多喜洲人因为华中大学的到来走出大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喜洲人民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为国家尽了一份力，华中大学为喜洲培养出了许多有用之才。华中人与喜洲人在融洽的相处中结下了深厚的情缘。现在，大理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华中师大应发挥优势为大理的人才培养尽一份力。

王长烈：当年，我到大理喜洲，山清水秀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但让我更有感触是当时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华中大学跑到偏僻的喜洲办学，认真地做开辟民众智慧的工作。如今，条件好了，华中师大应该与大理很好的合作，为大理的教育发展，为开启教育民众的智慧做出贡献来回报大理人民。

黄绍溥：我当时仅4、5岁随父母来到喜洲，并在喜洲上了小学、上了五台中学，直至学校回迁才离开。8年喜洲的生活，给我留下许多美好回忆。后来，我走过国内外许多地方，但喜洲是最难以忘却的。我至今仍记得“上关花、下关风、苍山雪、洱海月”的民谣。那时苍山雪一年四季不化，我们夏天都吃过苍山上挖的雪；在洱海边游泳，水是那么清澈，能看到5米以下的水草。万花溪边都是一个人合抱的高大松树。

现在，苍山的雪只有冬天才能看到，洱海的水域缩小了，水质不如从前了。造成这些，有全球气候变化的因素、有历史的原因。但现在更要加强苍山、洱海保护。

他建议加强苍山溪流的植树造林和治理，对洱海现在游船的能源使用提出应用当前最先进、环保的太阳能，并建议华中师大将游船利用太阳能作为驱动能源列为科技攻关项目。

包佶：我们的父亲包鹭宾教授作为华中大学中文系主任是第一批到喜洲的。他在喜洲期间对大理历史文化作了许多研究工作，并将自己研究论文寄到美国的学术刊物发表。大理为他提供了丰厚的研究资源，他为大理的历史文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最后的生命就是在喜洲结束。喜洲已成为我们割舍不了的地方。

老人们说起过去，激动得老泪纵横。说话声音都有些含混，但能清晰感受到他们那份对喜洲深深地眷恋之情和对大理发展的拳拳之心。

## 马敏：感恩和续缘重要的是落实合作项目

在上午亲自参加了大理二中的70年校庆庆典活动，并为大理二中列为华中师大附中揭幕后，下午，华中师大校长马敏又出席了华中大学西迁办学70周年校友座谈会。听了老校友生动感人的发言，马敏校长表示，华中人对喜洲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现在，我们要将华大与喜洲70年前结下的情缘继续下去，重要的是要不断加强华大与大理的合作，认真落实合作协议的各项内容。

马敏校长说，今后华中师大与大理的合作不仅是教育方面，还要在经济、社会、文化、旅游等各方面进行合作，并要将合作协议的内容认真的加以落实。今天，将大理二中列为华中师大附中挂牌这是落实合作协议的第一步。下一步华中师大一附中将在教育教学上对大理二中给予支持，将派教学管理骨干来大理二中。更重要的是要利用远程教育系统将华中师大一附中的优质教育资源让大理二中共享。为此，华中师大将帮助大理二中建一个“数字化学习港”，届时，利用远程教育系统大理二中的学生可与华中师大一附中的学生进行同步视频课堂，一起听“名师”授课。

马敏介绍，华中师大将大理二中作为教学基地。每年派出一些教育硕士到大理二中任教。华中师大负责这些派出人员的工资。派出的教育硕士通过一边攻读硕士学业，一边任教实践，实现对大理二中教育教学的提升，同时也实现华中师大学校教育与现实的结合。

马敏还透露，此次他们来大理还专门就华中师大与大理学院合作进行了商讨。双方初步同意合作设立一个研究生院，合作办一些专业的研究生班。

马敏说我们来大理与大理的合作项目是带着感情来做的，是带着感恩这颗心来做的。他列举了一个例子：华中师大参与了一个国家水资源治理项目的子项目——“洱海水质保护治理”的科研项目。这是一个科研经费达一千多万的国家科研项目。当时向有关部门申报该项目时，有关部门对学校申请做“洱海的项目”很不理解。觉得该项目与华中师大根本不沾边。但华中师大指出，华大人70年前就在洱海开展了湖泊水质研究项目，并提供了相关资料。这成了学校申报成功项目的原因之一。

马敏校长深情地说，怀着对大理人民的这份感情，我觉得继续华大与喜洲70年的情缘重要地就是要认真落实合作项目。

而据大理二中校长李文豪介绍，在大理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大理二中和华中师大两校多次互访，情谊不断加深，合作项目逐渐落实。2008年4月，作为历史和友谊见证的“华中大学西迁办学纪念碑”在大理二中落成。 2008年12月，华中师范大学与大理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国家教师教育创新与服务综合改革试验区合作协议》，大理二中被确定为华中师范大学在大理市的实验基地。2009年1月，华中师范大学在西南地区的自主招生复试在大理二中举行。2009年7月，华中师范大学与大理市人民政府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大理二中被列为华中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在大理二中70周年校庆的大喜日子里，华中师范大学大理附属中学正式挂牌，这是一个历史新契机、全新的起点。大理二中人将发扬五台传统，抢抓机遇，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悉心育人，将大理二中暨华中师范大学大理附属中学办成云南省最好的中学之一！

本版由本报记者 李 宝 王晓云 杨 冠 采写报道